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壬子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

夏撻懶
攻淮東

覩居雲中窩里温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
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
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
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
可覘金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

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
不得馳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
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
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於
姑蘇張榮勝撻懶於泰州此乃全勝之時夫
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及真軍一萬人付右
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
林牙於漠北曷董城旣行拘余覲妻子於女貞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

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
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貞漢軍又
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
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
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
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於宿迁縣樂
馬湖

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云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捷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董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爲兩道南

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吳玠軟血誓衆爲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子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苦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捷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於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卽位捷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未可得也豫山

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其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捷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醜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禁竊盜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竊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置地牢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摠管肖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粘罕殺降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

兀木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兀木與吳玠戰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木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

兀木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木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犯劔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劔外凡四戰皆敗雖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木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木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大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

兀木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爲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黑鋒旣死兀木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於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壬子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

中窩里温兀木居燕山撻懶居柘州除兀木爲

元帥府左都監唐勣文武官粘罕諭樞密院磨勣文武官出身輕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

京及會大金其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及陝西道又爲興所斷豫深惡之 時陝西五路盡爲大金所陷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

道於金由懷衛越大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故力請於

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貞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兵以應之揚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旣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試舉人夏粘罕試舉人於曰水泊磁州胡礪爲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
歲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於知制誥
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 初開
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
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揮令譯
者報爾無力老奴何夾應試爾等若有文
章何不及第於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
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賍以爲身
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於國又
聞爾等之來往往非爲已計多有圖財

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
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遂
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終場當小心
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生
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
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
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旣出於外南人不
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國主加中京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
士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於燕山將欲迎

上於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覩
余覩反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爲西軍大監軍又不迂
常快快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
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
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
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
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
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
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爲西監軍
自雲中未燕微聞

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
百里因獵活庸之東憇於山上遙見二
騎馳遞交相遇於道立馬交談久而不
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
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稿
里統軍司稿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
遇者何人曰此乃稿里統軍使之余覩
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
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又曰話
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又曰
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
叙往事

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詞窮面顛又
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稿
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
二人爲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稿里
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
爾軍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
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
諸將皆莫及之

舟族誅契 族誅契丹統軍稿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
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

止 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
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蠶起亡
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
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覓父子以遊獵
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
百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
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覩
誅余覩父子及粘罕吹室蕭氏 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之雲中
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粘罕
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

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
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
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讐不得已而從被素忍
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
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
而此人惟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
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
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
功也

對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

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
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因女貞之域粘罕謂財可

奪郭藥師家財

聚衆以藥師家富盡奪之郭藥師南北反

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
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
是時宋中山師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
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
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
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
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

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
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乃宣和間歸朝官賜姓名趙
敏修者以預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

柳條決
粘罕

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

差既獲余覩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
覩之亂復還闕 朱叛臣杜克知相州以其孫

自江南逃移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

鐵鑰鎖
杜克

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克陰通南宋粘罕遣

人馳詣相州以鐵鑰鎖克付元帥府獄鞫之

克知相州尚肆作威福篋視同僚人多憾之
故為景山乘余覩之亂發之克之付獄鞭笞
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克
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克曰元帥敢歸南朝惟
尤不敢歸也粘罕顏諸將笑之無耻之言一
至於此皆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

揚朴
死國相楊林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癸丑天會十一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西京留守孟邦雉為宋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孟邦雉眾入潼川遂入西京邦雉醉方敗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先是撒离曷等眾十萬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

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宋幾又趨興元撒高昌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其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又敗金師于洵陽金師奔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

一夕縱所虜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糧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彥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顧後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號州回

諸郡相繼陷沒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郡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弃城

而去於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慈州守
殺降士
三千人劉慶餘跛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
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
居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
遂盡起本國土人綦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
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李永壽
使南宋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
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
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甲寅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
來軍前克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
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
書予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
鑑木綿度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
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疆一事
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
蓋欲盡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
朶戰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
於殺金平為玠所敗 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

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离曷劉夔率
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
金軍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
戰七日晝夜不息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
爲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軒震以狗與
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
能支引兵霄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
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盡室而未
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由爲父留計自是
不復輕動矣

兀朮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爲吳玠
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
自此見知於兀朮常爲遼東漢軍萬戶慶
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
東漢兒兀朮喜其有攻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產約窩里噶
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
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皇累三日糧往糧
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奔

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往爲奉表通問使時國
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劉豫遣人請
劉豫乞師於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
爲難窩里盪以爲可於是窩里盪撻懶權左右
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於斯定
矣蓋主崩時以窩里盪輩提兵在外粘罕莫
得而專故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
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憂大矣 粘罕

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
水洎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爲異議竟
不自行故窩里盪輩得攝職揔兵也

窩里盪請於國主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理險
易乞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盪紛爭行止之
際兀朮並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
至是爲窩里盪所舉方行蓋此將嘗因於江
南又屢危於劔外其鈐刀之鋒蒿矢之銳固
已判矣

窩里盟槌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各湏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之粮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矣圖無以為生往往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子

征宋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盟等俱

入征南宋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

韓世忠進屯揚州

楚州守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

南宋震恐 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

過楊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踏至給以移軍

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

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

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

儀五里其將李董槌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

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

金兵大陷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

所施南軍上搵人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

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槌也 冬窩里盟兀朮同

劉麟劉猊侵江屯於竹塹鎮會大雨雪粮道不

通軍皆憤怨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之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虜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於紙及去皮柳枝擲於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鬪志强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况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不乃遣人諭麟猊於

是麟等弃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

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

平陽府

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

以絳州翼城

村民多有輸其糧者於是屠近山

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

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點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春方告諸路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於子孫太宗

既立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
梁王亶爲諳版李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大宗
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礪及左副元
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爲嫡遂立之蓋粘罕爲窩
里唄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唄撻辣
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大宗之喪甲寅亶
卽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八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
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
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
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耀執射賦詩
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
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幸而豫有江上
之請大兵不在其堂握太宗崩傳位於亶猶稱

天會十三年

乙卯天會十三年時宋紹興五年也春諸郡立大宗

燒飯之靈拋盞燒飯比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

而罷國主上謚于六行四月宋太上崩于五

建上京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

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并同在

燕山聞之遂服線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五月宋遣何薊來使通問二聖陞所居曰會

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

其國至是授北朝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師

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

書省置令一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

皆參知政事待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

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

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太宗

正府置判同簽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

簽書使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

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

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

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

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
兼之與臺官皆克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
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侍制修撰而承
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
衛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
寺置卿少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
監官不設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
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
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封左副

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
兀室尚書左丞相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
易兵柄是時劉豫侵江有請窩里盭行則二帥
兵柄已去矣

宗盤封
宋國王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異

王窩里盭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
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
於此也未幾窩里盭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
軍兀木為右副元帥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
金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

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
兀朮欲用之於外兀朮戍邊屯於黎陽時上
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盟自燕
山入見卒於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
蒙國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冬
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於彼其後得國不償兀朮約
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
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

道創開河為後由唐河及創開河道運至雄州之北
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起於是
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起海道之行遂成
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
於大金故有是役

丙辰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劉豫分秋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
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後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
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

國王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乃聽
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
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
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閔師古為將
簽卿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
淝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
趨宣徽二州以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
彥舟統之麟令卿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時
猗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腹還
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

于濠壽之間猗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

豫兵敗

犯達康宋楊沂中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

敗之猗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

淝沂中至藕塘與猗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

入猗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猗挺身走麟聞猗敗

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

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豫欲

立子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於

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

民爾子還有德耶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於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倫生也

夏國興兵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於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酒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

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离曷無能為也

丁巳天會十五年時宋紹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忻州撒离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故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軒高慶裔夏撻懶撒离曷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地避暑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金主

不許斬慶裔於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於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爲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運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宋徽宗及后上

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是年宋問安使何薜等回始知道是

仙遣使奉迎樺宮

及寧皇后已相繼上仙於是遣王倫爲

奉迎梓官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鄴瓊金軍

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

瓊爲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

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

降爲名立散其衆除拔東爲左都監大槓不

也爲右都監

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和縣文真千戶斜也李董之營

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人泣別殺一豕以斜也
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於後
營家人祝之曰斜也以陣亡葬之矣此友貞
怯戰之跡如江南焚香代之類於斯可見女
真厭兵之甚也

廢劉豫金國廢劉豫偽齊亡 先是主已定議廢
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於太原及屯兵
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
蔡汝毫許穎之間於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
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建茲八稔尚勤

兵戍安用國為遂令榘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
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
城與兀朮遇為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
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
而去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擒劉益時豫弟益守陝西上又別遣撒离曷提兵
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
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
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
萬緡絹百七十餘萬足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

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碩而方州不在此數
豫卽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旣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榷懶逼其北
行且問豫取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
宅榷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
中京旣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
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於其
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汴京建建行臺尚書省於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
臺省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除東京遼東

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充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
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時宋紹興八年也是年春始改元時諸

燕京建
臺省

將相官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於燕京

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
充為三司使

金主旦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

眷遣萬戶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

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爲后 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爲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宋遣使 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未議思謀即撒盧毋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

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爲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胄來充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离曷與之約故也撒离曷醜之可求卒於路

可求之被毒何哉蓋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离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

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之
撒离曷被擒歸南冬左監軍撒离曷自雲中馳之陝右將
見左都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左鳳翔路由
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离曷歸
雲中

撒离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
主幾摧撒离曷號哭衆目曰啼哭即君至是
又為世輔擒之南行瞻愈喪矣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入粟折可求之
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

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
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
宋畧曰頃立

廢劉豫許以陝西河南地歸宋

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

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却在江之南以安
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
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
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腹以賜宋氏爾等處爾
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

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
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
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
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
木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
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
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已又嘗怒豫不拜
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
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

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
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
我有豈可弃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
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
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
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於
山東河南只得歸之於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陽渤海地戶

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於金復助豫為虛至豫

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於祁州密奏於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謀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拘留宋使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度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祁州夏元帥撻懶之搜捕亡虜蔚州下今諸賊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

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群起為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籍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於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於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為魁

吳彥反秋即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

宋國王宗盤交國王宗雋虞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

夷宗盤

朝且伏兵于内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
已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
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
逢蠱萬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亮
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曰成嘗
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
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
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圍而已其殿宇透壁
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

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
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
於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
覬覦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
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
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
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誅撻懶

除兀木都元帥兀木既平宗盤之難馳至
燕山以圖撻懶下祈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
之子大拽久之囚赦得出

宗盤之難捷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
誅仍除捷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
充為右丞相命王卞捷懶語使者曰我開國
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
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
右都監捷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
殺之捷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
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
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答曰此魯王首

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答今其
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捷
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捷懶無一言及歲弊
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燕山
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
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逢虻起東
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
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亡
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

八年春以人口扣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豈不逃死倫生聚保山谷矣

遷左
右丞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於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海寇
張清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

州遼士民及南宋被虜之多有相率起兵應青者遼東大擾青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秉面走馬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

此因宗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為關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拾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庚申天眷三年時宋紹興十一也春宋遣使莫將未

兀木沿河充迎護使也 兀木下令沿大河置寨

鋪防托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

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

被虜漢人相約於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

甲聚於邯鄲之西村相結上大行為盜

大行義士破萬善鎮 大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

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日一集父老於庭諭之日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耶大行盜賊耶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社慎無得扇搖妄動恐盜賊不能保尔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爲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於是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

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以官人呼粘罕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爲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沁河州郡尤爲流言所惑至於書爲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宋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爲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爲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爲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

征南宋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旣廢偽

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木力不能爭及榷懶
誅兀木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
舉國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
南征命聶黎李董出山東撒离曷侵陝右李成
侵河南兀木自將精兵十萬與孔彥舟鄧瓊趙
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度率官吏迎拜兀木
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詔諭諸州縣以榷懶擅
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沂欲詔詞畧曰非
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盖不得已
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木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吳仁淮寧
拱州又陷南京逐番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
以葛王哀知歸德府哀以數千人至宋玉臺
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番守
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玉臺
允迪為主哀為客允迪奉觴為哀壽襄酌飲
遂送允迪于汴京襄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离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
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陝

西州縣所至迎降旣而撤离曷至鳳翔西城外
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
兀术敗于順昌府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术
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旣而
芎王襄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
爲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於兀术兀术至
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
主臨自可見兀术見其

兀术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湏塢至
尖山清流下関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

坦平金人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
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其中之軍俊爲
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
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未而俊未至錡與
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
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
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术鐵騎十餘萬
分爲兩隅夾道而陣而與師中揮兵先薄其
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
万兵各持斧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虜兵

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遠未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番
至是不因聘諭兀术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术
兀术欲議和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威著持
節而未盖欲亟和故也宋欲是又遣魏良臣往
使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
議和計以淮水為界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
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未審定可否
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

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
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
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
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
朝言金國已壓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
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
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兀术以書抵檜謀殺岳飛十二月兀术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
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
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岳飛忠孝出於天性初

從駕渡河雷妻養母河北陷凡十八往返乃迎
歸母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
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
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
嘗盛飭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
於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爲飛
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
張俊遣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臘
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
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壬戌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

宋割唐鄧又金又割商秦

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

中流爲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

金商秦之地宋止有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

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

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

隆嘗快快後徙金州秦檜醜之

宋胡奩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

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離曷魯犯和尚原析

合孛董魯侵犯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

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术屢致書欲得之去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爲輕弃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韋后歸宋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

扈送

是年義士張橫敗國兵於憲州擒嵐憲

太原平陽義士敗國兵

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平陽義士梁

小奇敗國兵於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大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於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大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旣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爲橫所擒梁小奇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神山縣去帥府無百里遠總管判官鄧奭以三千人討之奭軍嘗與梁小奇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喝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驚潰至第

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冊契鉄騎五百與奭軍會大諛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小哥首殺之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合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比走哉

癸亥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

殺陳

氏婦姑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

俱陣亡無可克軍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軍役

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日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日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口至於一絕人丁至於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弃市國人哀之

宋使洪皓南歸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

于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也

焚風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香水

秋山冬夏刺壚達鉢

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

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

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秋

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甲子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

馬拽固謀亂元帥府收叛衆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

戶烏碯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

之強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烏碯欲

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

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疋自是歲如之

遣使賀宋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

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

物亦率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乙丑皇統五年時宋紹興十五年也春正月復教坊

創屯田軍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真

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

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

遇出軍給始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

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

間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

租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領新律領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間有創立者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决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卽譯與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

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初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迂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賽眼者再庭下已有牽橐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眼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

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焚死

漢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毫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貳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丙寅皇統六年時宋紹興十陸年也春三月上以上京寧府舊內大狹纔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其攻夏左副元帥撒离曷以罪誅槩懶旣死或言天敗

其嘗與通謀故也撒离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育骨子糧尽而還爲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於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斛或折米四斛五勝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於敵不計遠近每人借支一月糧計米四斛五勝其人旣負重甲又爲糧

累或賤售於人或弃馱馬或督之行速則擲
於路由是飢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禽
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
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
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
者有不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
失育骨子不毛之役詎能久處乎 育骨子
在契丹時謂之滕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
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
煙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爲

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正卯皇統七年

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春宋遣沈昭遠來賀

宋使賀
生辰

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爲生日也賀禮金

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疋賀正旦禮物
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
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
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
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
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

上巳國主曹以七夕矣其他如重五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女 選民間室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

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滕骨國平初槿辣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此二十七圍寨與之歲

冊滕輔國主

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

滕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冬都元帥

兀朮死

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

強甚宜益加和好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戊辰皇統八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

中京羣犬死河

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國主之望國崖避暑 五月汴都大康縣一夕

天落水龜

大雷雨下水龜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

卦文皆具 九月國王遣廉訪使蕭俗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七月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毫為左丞相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朕王元者乃故主太祖是之孫也時太子朱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室相連結乃譖於主賓之重法固人皆謂主淫於用刑不知由毫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切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己巳皇統九年時宋紹興十九年也三月癸未朔日有食日食黃頭女真叛之陰雲不見 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

右都監拔東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驚朴勇鷙不能別死生 中每出戰

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鬣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岐王亮弒國主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曹國主平日嗜殺脫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闕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殺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住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與國奴也

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効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直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與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口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立岐王
亮為帝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
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
共主亮為主蕭王仗劍謂眾曰主上暴薨岐
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
汝等何不拜眾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
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蕭王又奏
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
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為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
廟號閔宗父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
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
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
茶焚香亦大棊馱象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
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
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以來左右儒臣諂諛成
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曰元勳將相多所踈
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
盤次日交國王宗雋次日虞王宗英滕王宗偉
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

維乃武元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疏族於屬爲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魯國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离曷爲左副元帥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踈近自熙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於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旣弒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孛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迎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旣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

赦天下轉官
資放租稅

皇統十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

唐牟天德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年也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

术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弒國主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弒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爲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祀子宮中兀术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關失與軍民利害

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故盧馬鎮夏國韃靼公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山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冊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陷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伯作一秤每秤以銅

錢五百五十貨於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
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鉄于北方
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於陝西鐵錢
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
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旣成始不易
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閑
因問漢臣曰朕哉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
曰自古江南爲橘江北爲枳非種者不能盖地
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可哉蓮主曰依

議

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曰不可上都之地我

國旺氣况是根本何可弃之兵部侍郎何卜年
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
即主可遷都北蕃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
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
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 冬發諸路民後
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意也國主其習經史一
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武朝儀位著而
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
僻在一隅轉漕難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

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相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太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地蓬羸柳庄杏村皆在焉

業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巫伋祈請來充

祈請使伋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

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事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

遷都燕京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名年曰真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

隸焉

奮真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正月元夕張燈宴

元夕張灯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尽權而罷

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

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著以

大木恭論

真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

朝賀以完顏詔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江

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三實者三群

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

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

數尺覆其枝幹季春也之厚培其根否則凍

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耶

開倉賑恤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恤仍

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听人出閤就

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十

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

令其先鋒自效

乙亥真元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是年國主陰有南

謀遷汴京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事馮長寧

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梵之宮室皆盡主

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
稍緩秦檜卒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
罕所執而法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爲
人置之軍中事之以試問語以利害而檜終
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
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簿獨檜溫實一
朝資以金帛偽云挈舟走連水軍家屬婢奴
完備無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來使洪
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

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撚懶軍中
時撚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
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
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
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於誅
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
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爲檜地也再專國
政又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誌卷之拾參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是年猶仍貞元之號

改元正隆是冬方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

經界屯田兵經略屯田于葛葛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

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 沙

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

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

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既歸帳卽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今爲屯田之策以困之

復修

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

督其事且用梁漢臣爲提舉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歛以務速成乃下詔略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蹐於一隅非光宅於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生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教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於一炬第山川原秀麗卉物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寃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首理是時提舉大內

者梁大使即向來弑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爲大金所虜也

丁未宴群臣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正月宴群臣于大安

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鄺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

積糧草於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貴人臣也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觀察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風俗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制戰陣法餘條因大讎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歲正隆三年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

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
言朕夜夢夢受帝命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
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
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
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
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於外
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
謀迂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
謀欲迂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

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
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關
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
之使去於是惶懼以爲不克既而主怒稍息明
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
詔毀古器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詔
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悉命毀
之

已卯正隆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

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 宋遣秘書少監
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爲賀正使中爲賀生
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被國治汴宮
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爲計
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爲離宮也
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徒
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
圖之於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
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於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

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
缺三也初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
募義士使爲先鋒五也主喜其言 是月主再
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
大興宮室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如露南來疑之乃遣樞
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
和好無他 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於
造軍器燕京令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
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常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常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當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版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休賀帝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守節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 十二月遣使施宜生使于宋即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

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豫廢寢為金用至是漏金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國事其名畏慕之一見顧冀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庚辰正隆五年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

大懷忠禮部侍郎耨益温都謙往年宋太后常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 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

宋工部侍郎黃中允館伴又充送伴使中選言
北境目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
待之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爲邦本
祈宣直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
諫遣死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
一俟一成而再討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
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
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
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
刃刺其額遂誅之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

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啓楚王謂德王澤王
曰梁大使所請即生輒行之其將柰何今從所
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
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於國主謂其有異
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耶遂召和尚枚童及
宿王謂曰汝等爲我將兵速討三王旣而五人
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
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耶
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

十人今推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鞏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貞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

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節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諜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濟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辛巳正隆六年時宋紹興三十年也正月甲戌日有

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群臣稱慶自去冬主

舉兵江上洵上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

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

造舟必為南渡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

遣使求淮漢地賀天申節宋帝見干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

盛欲渝盟久矣全因導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

宋欽宗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

計意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

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

選精於射者號細軍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

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

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嘉

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嘉未至盱眙金

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干淮岸口汝嘉傳

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

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

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爲遊說耶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大平 彗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休於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僞言廣築汴京用兵南伐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

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若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盞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

有能爲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爲之上喜卽拜諤爲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是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王喜隨声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

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旣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犀一株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於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隣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隣曰隣使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地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况於他手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師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

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字將李彥堅告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搏引兵赴之北軍引去 國主以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後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

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鈺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 十月金師陷安豐和光等州主旣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教清先以百騎犯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弃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

州攻陷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成
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徑至城下會無橋不得
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
金師為 旼北兵退 吳挺向 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起所敗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
有秦卞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
卞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不若
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
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
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於照城坡

金兵敗于
皂角林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來瓜州渡劉錡敗
之于皂角林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
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
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
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
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李寶敗
金師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
師于膠西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至金師已圍
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
勝出城迎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

豪傑王去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金人
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
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
曹洋黃端禱于石曰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
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
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爲之
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
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廷燒數百有不
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

刺其徒尽殪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
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
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

渤海軍叛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 十月渤海一

刑馬

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袞爲帝主爲內變所撓

祭天

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

馬祭天必欲求米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
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
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
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

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
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迫宋軍用海鯨船
全舟沉迎擊士皆殊死鬪我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
溺大敗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 主自采石之敗乃北
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
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
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
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舡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
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
其戰艦而荆鄂咸閉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

諸將謀
殺即主

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

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
禍退有盡戮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
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即主却
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辟曰諾主有
細首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
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
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即
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於是細軍去
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

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國事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并皇子被殺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襄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

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敗遣使入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揚林渡又敗宋議和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善好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

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古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覲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吟一詠也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於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汴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暮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褻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生有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於雲中其神翼夜有光明體重倍於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褻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褻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允中承檄風靡

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立襄耶律窩斡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大赦叛之歸會寧府立襄爲帝十月庚子朔襄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天下辛巳大定元年時海陵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歎

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殺海陵王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紫茸軍陷宋秦州又犯茨湖爲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爲宋兵校史俊所敗時

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楊林渡翌日乃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幸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正月戊辰朔日有晨食之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主所稱改曰宗堯追神堯社稷謚懿宗故主亶謚閔宗未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吉詰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略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比使抗禮而已於是略如汴京故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煩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頷畫舊疆寵還弊國結凡第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邁至燕帝鎖之館中抑令於

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
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
以難行之事實違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於王彥攻汝州者敗於
吳拱閔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
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
華州凡四部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
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
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
強壯數千克軍焚蕩其城而去又陷懷寧府宋

京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

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弃疾
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
馬旣而遣使往南宋通知遂不復通京遂爲國
中所殺 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

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
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交直以
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

禪位於皇太子是爲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

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大定三年

時李璿元

癸未正月窩斡餘黨蕭鷓巴耶律适里皆驍將也

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於宿州之

積糧

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達康都

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荅南宋書

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宋張浚聞于朝且

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

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

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

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

城下次夕雨南軍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弃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遣書道南宋宋令盧仲賢持

報書以往大略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

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

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

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

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

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

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

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
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
部侍郎王之望為通書知閣問事龍大淵副
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
厚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
勲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
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
不聽

畢大定四年

時宋隆興二年也

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

造總計錄

云正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

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
取之於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
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
以革去吏姦俟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
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八月宋
四郡歲幣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
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
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
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

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
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月元帥
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
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
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
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
穎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略月修
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
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
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

同二將令與其介康譖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夏國主
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
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
為宋皇帝云

乙酉大定五年

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

賜粟帛

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 赦河南諸州

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

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

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

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歲太定六年時宋乾道二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郡臣

大會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

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蹻索上竿之類 夏

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

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

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

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

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

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暍七月暍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

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

行幸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

還宮

丁亥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

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

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十一月

免役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

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全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麪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麪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麪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戊子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

置權南北通和後始置權場凡權之法商人貨百

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

赴南邊權場博易竇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

大商悉拘之以竇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

州鳳翔府置場宋亦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鰲

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權場皆罷至此

復舊仍令湊集去處增置以聞 七月以水滂
遣使巡撫流亡人戶 詔以踈決繫囚例爲文
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
暑月爲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己丑大定九年時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
完顏孛烈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
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顏
建忠爲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爲右丞相翰林直
學士楊伯雄爲叅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
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

射於燕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

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

官司存恤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爲祈請使爲陵

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略云和約再成界

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維以爲言援昔時

無用之文續今日旣盟之好旣云廢祀欲伸追

遠之懷止可奉迂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

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

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

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暨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

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李誥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帝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

祀太廟

諸州歲貢三人

三月己丑朝日於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宋遣使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

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
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倅國主使臣宣諭云
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
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
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
使來却妄請鞏維山陵上國止許奉迁并許一
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
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父安陵寢難以輒迁
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迁送今返倅
以為難於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

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
宋遣使來賀正就鞏維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
冬
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甲辰大定十二年時宋乾道八年春宋使莫濛入見

宋使守節時正月三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

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倅爭辨

父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饑

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恤莫莫澤

潞絳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

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敗及無

皇子 幸而強壯迸逸竟不能制 八月皇太子允
恭亮 恭亮

癸巳大定十三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畋于南

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養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甲午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

乙未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

丙申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 春正月國主

御正隆 殿受寶 御正隆 殿受印寶 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

無極 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三曰天子之寶

四曰天子行寶 五曰天子信寶 六曰皇帝之寶

七曰天子神寶 八曰御書之寶 九曰皇帝恭膺

天命之寶 十曰天下同文之寶 置符寶郎隸門

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

盡爲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申議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

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旣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丁酉大定十七年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

名府路饑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親每歲所入以爲官吏

殿最

以吏部尚書完顏世變參知政事以權

直學士院實耆年同知中書省事

賞壯冊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壯

冊晉王克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兀术

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

君臣帥將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宋

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

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爲劉

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

漸爲人侮今皇帝旣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

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今
滕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鬪之
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
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餘
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權飲即君却作苦惱
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冰炭矣

戊戌大定十八年時宋淳熙五年也正月翰林侍讀

學士張酢吳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
事主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額不補者
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

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

願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爲自立之計主從之

西夏攻
麟州城

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宕

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蕃
僧諦刺者約日爲應回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
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
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亥大定十九年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

晉王張克已延晉王允猷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

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衣血擲地側衛直

余何都丞往視之晉王已殞曾口皆傷侍女四

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

張覩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勝

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

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太子謀叛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

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爲元悼太子

唐子大定二十年時宋淳熙七年也是年有亡遼遺族

亡遼遺族稱帝耶律幹罕爲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

皇帝結北地諸部爲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爲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爲金原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立皇太子仁厚不忍用兵也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

爲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
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三第四失其名次
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旣死允恭以
次長立

辛丑

大定二十一年時宋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

地震

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

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
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 三月詔兗州之曲阜

修孔
聖墓

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

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
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
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下詔

畧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

恤民 三月詔恤民

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爲
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罪亡在朕躬
所以當饋興憂夕陽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
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
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

之事一切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澤
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也 正月長白山

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上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
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末河契
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穎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擊囚

丙午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

孔廟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

殿典禮樹典陵逢女巫雜覘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

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蝦

蟊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丁未大定二十七年 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正月元夕張

元夕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以金

珠爲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翫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酉歲有南僧被

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
爲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
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
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刻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
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

太子允
恭薨

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爲皇太孫允
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日原王璟璟嫡孫也

帝大定二十八年

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七月京兆

獻
沙羊

府路總管木石魯達以臥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

爲臥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
璞來爲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
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
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問門又令
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見殿上皆
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巳酉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

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
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覓朝見令

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爲東上閣
門者乃臣寮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
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
聖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
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
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
謚雍爲世宗允恭爲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
有大度歷事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
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
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宋興爲辟遼東渤海之

立孫景

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於謳歌之
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旣成迄三十年
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饑年每命所在官司開
倉賑恤諸國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
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
堯舜云 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
爲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

童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童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
 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
 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
 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
 大赦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庚戌明昌元年時宋孝宗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
 郊祀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於南郊乙巳享大

社丙午享太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

巡視風俗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

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

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 左僕射知中書省

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

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

石州

辛亥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

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

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

樂 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

封監女爲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

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者是時

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

朝綱不正檢之說於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

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廊坊州又攻保安軍

季明昌三年 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

除內都知省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

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祭官於宮宴

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

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登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

世宗 第六子於厲爲叔先是允恭太子旣薨

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

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毋亦趙氏遠避恩寵中

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

京師 不甚附之太孫旣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

謹言 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

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 我醉知不知完顏

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入疑且聞主嘗憾之密

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
兄察爲統軍與高等相得會於菩提寺高泣謂
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於
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爲中山
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
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适家二奴以
資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且送大興府鞭之适
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於看位
見張從外來隔窓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
駙馬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且蕭宗裔送
謀判

二妃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
鄭震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
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
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
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
戮族毋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
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家詎可窺
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違於常刑非忘本根骨
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
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

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典
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說多疑
既誅允蹈又黥其伯允中於平陽

賈明昌五年時宋紹熙五年也正月大通節度使

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初大辨鄭王允蹈

之子也允陷三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

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

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

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陷不從然東宮儻以其

性寬不疑大妃與允陷母為姊妹每相茲愛張

蕭氏
異夢克已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

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

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

曰汝自南來耶允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

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

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

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

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

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住報愛王使為備

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

康孫既至與其腹心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
詔許諾徑携以入示愛王垂淚言鼓張旗運夫
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
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
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
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雅將兵已
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
大朝即蒙骨國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
韃靼也待郎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樓
禿體大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槌以入以一當百

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 是年六月

宋孝宗

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

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
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壬副之改明年曰慶
元

乙卯明昌六年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

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
每以懼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震妃
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少敗亦是常
縱飲達旦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

達旦以是為常 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王居

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

侍江從一李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

昭儀裁
決三省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酣

醉日晏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

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詖諧淵各獻

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

號宸妃 明昌盡六年

宸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

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

殺皆出其口或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

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柰何天應曰天應受大

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

繆辱盍思為救國雪耻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

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

孫知事泚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孛興曰無此事

大王且勸中太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

愛王
叛驛而死 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

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三路提

點萬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

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珪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

簽諸路軍

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

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於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

愛王遣聘大朝求援

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於大朝為討之愛

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五月完顏進等

兵至東堙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進

攻寶奴壘

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

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路上鳴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

夏人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
偉上疏諫在都堂慷慨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
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
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
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
淵間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爲民徙
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
性耿介習兵事偉旣貶中外惕息

丁巳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

山東寇盜屯結

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

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
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
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
欲以此相恐懼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
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
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
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
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揔軍今
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早朝邁坐於待
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

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之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於左僕射完顏貞言於淵遂寢新命 十二

張天翼 江源詳行 月丙寅天翼源詳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籍籍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廩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支給減裂至安肅軍

張天翼 與賊戰 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死 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

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時宋慶元四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

幸蓬萊

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

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

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

但作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

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

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

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

東明園賞菊

屏間畫宣和良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

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良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